



王陽明集十二

別錄
奏疏

五三十一

特別
013
3196
19



門 3196
卷 13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五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

日十五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

悉民
不此
能

和十七年
四月二十日
購求

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失就使雨暘時告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

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誣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皆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

角切

四画

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間。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

八人三之

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剗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詭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常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

字一淚

五月廿五日

令人惻然

計窮勢迫。困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恠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齧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

九極

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催交。充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

二六

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
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
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根稅不過四十萬石
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
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
臣等止不能會計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
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
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
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
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
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
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
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人家者
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
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
以增租額利歸一已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

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
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
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
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閔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
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
房屋委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
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
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溷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

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
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
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
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
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
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
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
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
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
一萬九千石有零 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

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踈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

見有官房如蒙乞 敕該部查議將以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員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碍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一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 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

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
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
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
之產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
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
聚人曰財惟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
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

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
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
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
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
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
舟經行於間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
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
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
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
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

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
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
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
病癘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俙然坐尸其間譬使
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
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
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
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
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
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

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
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
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
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
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
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
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
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
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
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

乞
之
本

禪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歟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間蒙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欽奉制敕內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剿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招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疴編脩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
憂御史張鰲山先任淞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
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叅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
使劉遜叅政黃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
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
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
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
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
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
文定等攻廣閩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

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
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宸
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
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楸及僞太監萬銳
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
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
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
布政使胡濂叅政劉斐叅議許效廉副使唐錫僉事
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
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

追躡宸濠向往相機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
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
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
等各領兵四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
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
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
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
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
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
臣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四面而集火及宸濠

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
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
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
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
丁贖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
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圭
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
梁宸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
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
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

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
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
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叅
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
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
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
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
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
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
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

生擒盜賊詢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
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
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爲
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
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
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
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
重叅究决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
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

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勦續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統率
六師奉 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
平虜伯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
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 敕如或江西別
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
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恣淫姦暴腥
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
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
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之所致也及照御

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
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
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諸推官王暉徐文英知
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
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廷
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
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
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
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
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

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伏望。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

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疴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

臣得少伸烏烏之痛臣之感 恩死且圖報捨攘哀
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
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
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
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
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筭悉
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
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
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

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烏迫切之情實可矜憫
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
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
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
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
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頓
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成舊病
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聵一切世事皆如
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
豈能供職盡分爲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

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昇齎奏去

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

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
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
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
待罪巡撫不過素餐戶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危
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
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
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
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
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
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

圖銜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
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
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候命外緣係四
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為此具本奏
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
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
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為處置軍餉事開稱動
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為急處等情已經通

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
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
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
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
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
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
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
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
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
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

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二
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
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
省城又聞 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
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
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
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
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
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
藏俱被寧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

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贓銀
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
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會呈
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
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
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
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
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
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
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

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
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
允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
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
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
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
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
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
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
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 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

通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 內帑勢
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
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
曾取用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
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為患流離益甚乞
敕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
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允准糧米等項通
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
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
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
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
隨因 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
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
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
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
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
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
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一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

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
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
續蒙 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為備運糧儲事
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允准錢糧交允遵依節行催徵
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
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
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
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為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
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

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
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
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
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
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
官去任又經呈批叅政邢珣暫管督允本官於五月
二十日徧歷催償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
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
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
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

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
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
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
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
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
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
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
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
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
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

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
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
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
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
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
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 奏
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
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
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
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為

言百姓眴眴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

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群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

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操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剝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

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慙之言身營閭閻

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論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之典折忍心於播骨剥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其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叅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寬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

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為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

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寬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巡撫地方疏

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爲未便合行議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拆修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偏側俱

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歛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承奉司暫改為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為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修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為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為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

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一縣充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 明旨今呈前來為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趁時修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候民困既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再行議處

勤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鞠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 敕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

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鄙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略首事緝捕雖有小劬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

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
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
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
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
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盜安民之勞
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
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
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
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
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

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因告示
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
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
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
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修築縣
城尤爲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司備由
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
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
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
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

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鋪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本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

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

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
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
吉陳賢等供攀不已 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
恐失信于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
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
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
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 朝廷之處可謂仁
至義盡矣爲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 朝廷浩蕩
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効款自相分別洗滌

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略不改創輒
敢抗逆官府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
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
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
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略同准依
所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
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
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
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
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

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

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踪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

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
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
四路爪探或躡賊踪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
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
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
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
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 敕諭事理就以
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
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
存大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

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
奉 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
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吏兵人等
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
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犒
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
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
犯鞠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造
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
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

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略無悔
劊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
爾一旦掃滅在 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
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
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替畫都指揮
馮勲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
于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卧病待罪之餘僅
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爲
此具本題 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勅旨以爾昔
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 召用
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已於本月
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
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
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興非
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慮變起不測身罹曖昧之
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
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 宗社
有靈天啓 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

之爲讒嫉者皆已誅斥略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顛然有觀光之願。而况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爲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病。頃遭讒構之厄。危疑震恐。洵洵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少盡菽水權欣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

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功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皇上以孝爲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銜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功
冒
王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為辭免封爵普 恩
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
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
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
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
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
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
一千石三代并妻一 咄 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
欽遵外臣聞 命驚竊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

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
他隨加收錄荐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
乏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
力與之掎角賴 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
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
控籲乃幸天啓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
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
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
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
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臣之卑鄙淺

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
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
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
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
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
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
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
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
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
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
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
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
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
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
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
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
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
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
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似劉守緒王軾等

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
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
遞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
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
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當當其
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
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
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許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
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
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

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
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
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
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
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
說寧濠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
讎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
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
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戮力
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

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董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况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

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敢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

如公

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
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
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
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
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
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
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
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
考見鄉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
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臥方熒然瘡痍僅
未殞絕聞 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
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
忘已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
憂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民果臣
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
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闕 朝廷之大
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
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

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

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

事諸人者為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
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眾議
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
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
事諸人者乃或賞或不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
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
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
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
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
眾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

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
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
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
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
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
情乎。方今議者或以其也。素貪而鄙其也。素躁而狂
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
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
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
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

物
破
拘

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
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
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
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
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
不取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
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
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
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
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

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
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
石之下劒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
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
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
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
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
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
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
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

快人

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其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為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

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憎眾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為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

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
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
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
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哉徒以
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
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
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
名節而復勸之以恩賞絢耀之義是非敢以虛言誘
之也以為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
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

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
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
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
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
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耶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
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
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
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
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口舉且該部具
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經憂苦之中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五
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
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五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六

奏疏六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洵
洵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
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
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勅遣官獎勞慰
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
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 闕陳謝服滿之
後又連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

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
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
迺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
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
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勘處
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
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
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
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強又况兵

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
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
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
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稱老成
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
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 陛下將爲
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
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
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
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鏞等必嘗深思

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鎔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慎擇主帥授越分相當聽其所為臣以為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鎔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士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

子而已耳如臣之迂踈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得自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
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
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
馬裏賚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
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拳
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
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早溼舟行甚難
至十一月二十日始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
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
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言
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
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
專為諸徃獍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
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
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
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犷猛之
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
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頓勞亦且不能無倦况
於此輩夷獍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

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發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寵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余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

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

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悴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徂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虞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

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揆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

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覲覲之姦
 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
 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
 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
 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
 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
 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醜
 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
 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王霸
 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

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君帥以征
 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
 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
 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
 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
 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
 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
 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
 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
 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

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

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址其間深山絕谷皆獍獠之所盤據

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徃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 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踈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 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徑撞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

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

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鏊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 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驚勞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誅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一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筭胡喜邢相盧保羅王黃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因本府

上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七司於嘉
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
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
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
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
蒙殺勦口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
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
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
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
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

人節送衣服檯御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
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璋又差
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
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
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
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岳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
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
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
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

軍馬克斤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火必損其身
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
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
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
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 閔念生靈草命赦死立
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
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
頭目王受蘇關黃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
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
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
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
仍立日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
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匿山
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每
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
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
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
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

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日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為地方事節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行賞績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

叅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密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

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
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蹟
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
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
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
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
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
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
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

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
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
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
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
大計鄭潤朱麒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致仕鄭
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旣這等說鄭潤取回
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麒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
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
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

以是唐
僕乃色
百先生
力也

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
方與都御史姚鏞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
官朱麒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
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
林富叅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
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
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
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
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
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

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
窮兵雪憤以收前功不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
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
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
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
搜極捕使之隳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
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
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
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
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

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計，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

患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獍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繼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

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徑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蠶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

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獍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

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犂犢而為邊夷
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
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
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
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
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
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
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
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
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
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
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
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
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獍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
心及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
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
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
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
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

釋兔死狐悲之憾。上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

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順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

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投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

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夫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害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

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
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
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
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
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
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
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
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
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
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

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
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
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
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
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
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
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朝
廷恩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
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
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

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

莫不以爲宜從夷俗內立上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管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

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

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

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窵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及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

一日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與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

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徭獞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廓廡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徭賊乘間出掠叅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

七陽明別卷六
三十一
托爲照叅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
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
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
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
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叅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
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
右布政林富閑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
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
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叅將
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

制土官別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
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
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
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
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
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閑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
慮周悉將畧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
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勅兵部
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
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

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
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
盡復府治城郭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
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
註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
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
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
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

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
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
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
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上節該欽
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
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
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
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
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
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

之心倦倦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然。夫流官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國

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間曠之區。以順適

其曠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曠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壙之限積牙童枯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壙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

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

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
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
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
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
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
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
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

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
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
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
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
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
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
警戒於溫恤之中。消犷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馭
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
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
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

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内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

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

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蜂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日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徃徃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告

岑黃一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獲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雲騷縱罪雖可戮而徃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 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

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進

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

用 抄 印

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猥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徃徃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若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

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旣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旣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

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

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害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旣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旣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

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

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

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勅旨屢廢部移固已深為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為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義安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

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為不倦為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過為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若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噐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勅吏部

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旣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峇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
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
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
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二甲擬立
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
司擬以土目黃笋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拱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那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婪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為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為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
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山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日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日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接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接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

授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二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授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為不然方其率衆為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為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為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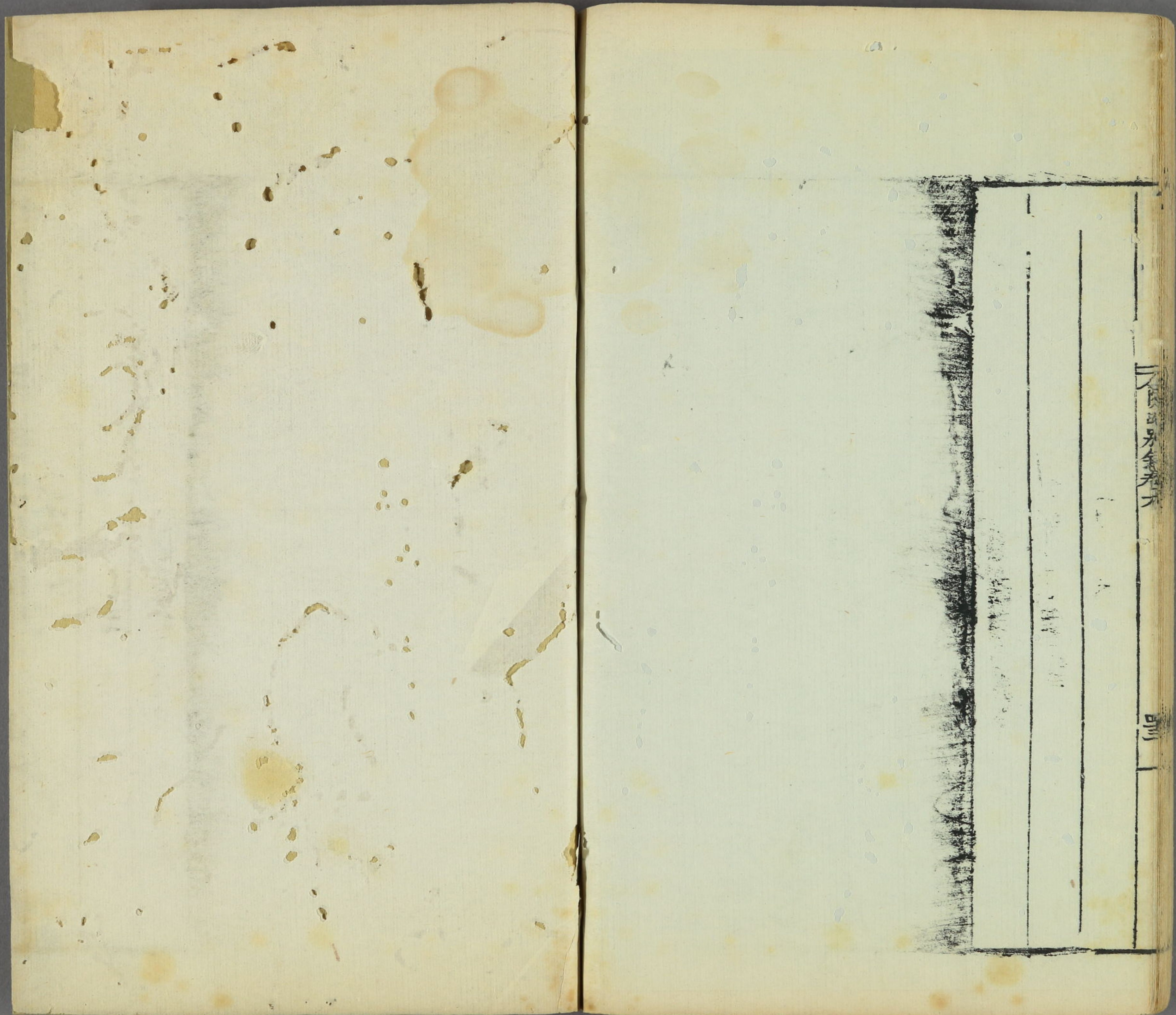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授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蠻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

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來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益。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六



三
國
志
卷
之
六

三

